



特別
^21
2782
3



門 21
號 2782
卷 3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七

古吳墨派子羅輯

岳墳忠蹟



西湖乃山水花柳遊賞之地。為何載一個千古不朽的忠
勇大英雄於上。只因他生雖生在相州湯陰地方。住却在
在杭州按察司內。死却死在大理獄風波亭上。葬却葬在
北山棲霞嶺下。故借他增西湖之雄。你道這大英雄是誰
他姓岳。單諱一個飛字。表字鵬舉。父母生他的時節。夢見
一個金甲紅袍。身長丈餘的將軍。走進門來。大聲道。我是
漢朝張翼德也。今暫到汝家。說畢。即時分娩。父親因此就

西湖佳話

卷之七

昭和十年
二月六日
購求

取名爲飛。生不多時。忽值河水泛決。母親姚氏驚慌無措。因抱岳飛坐在一個大甕中。衝濤觸浪而去。旣而抵岸。出時。母與飛俱無恙。人以此異之。他生而威武。少負氣節。家貧力學。最好學的是左氏春秋與孫吳兵法。未冠時節。就能挽三百觔的弓。八石的弩。他從的一個師父。姓周。名同。射的好箭。日日受他的指教。不數年。早已盡得其妙。左右手都能開弓。發無虛矢。兼之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岳飛甚是感激。後來周同死了。岳飛痛哭。每到朔望。必備酒餚。楮帛。到墳頭去祭奠。風雨不輟。父母甚喜道。今日不忘師父之德。異日豈望君父之恩。岳飛旣長。聞知二帝蒙塵。不勝憤激。因題滿江紅詞一首。以見志道。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虜寇肉。笑談渴飲刀頭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只這一首詞。而岳公的忠肝義膽。俠氣雄心。已見於筆墨之內。此時金兵屢屢犯邊。朝廷命劉摯爲北定宣撫司。招募敢勇之士。岳飛因而應募。雖蒙收錄。在留守使帳下聽用。却尙没人知他。偶一時犯了重法。刀斧手綁去。要斬。幸

得留守使宗澤出帳看見他紅光滿面一貌堂堂不覺大驚忙喝退刀斧手親解其縛道此大將材也幾候大事正說未完忽探馬報金兀朮攻汜水鋒不可當宗澤點了五六他立功贖罪岳飛領命而去恰逢省兀朮的先鋒以之勢鼓勇而來岳飛也不等他到百步之內早張空折其性命岳飛就這一箭裏飛馬衝入使起丈分點鋼鏖就如一條烏龍翻江攪海人逢人死馬遇馬亡五百兵無不一以當十只這一陣殺得金兵片甲不存岳飛方整軍而回真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

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宗澤見岳飛得勝而回遂大開轅門迎他入去親自把盞賞勞衆軍遂陞他爲統制官飲酒之間宗澤對岳飛道爾智勇材藝雖古名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之計因把自己的得意陣圖傳示他岳飛因答道陣而後戰兵家之常但當此衆寡之際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澤大以爲是自此之後天下方知岳飛是員大將到了建炎元年岳飛高宗心志怠惰因上書道

陛下已登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

以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大將軍舒氣中原可復。

書上了黃潛善。汪伯彥兩個看見了。只咬得牙齒剝剝的響道。小卒輒敢放肆如此。遂在高宗面前互相讒譖。高宗便降旨。越職言事。奪去官爵。岳公知被讒譖無可奈何。只得往投於河北招討使張所。張所素曉得岳飛是個英雄。就授他為中軍統領。因問岳飛道。吾聞人盡稱汝驍勇。不知汝能敵多少人。岳公道。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昔晉藥枝曳。以敗荆楚。莫放探聽。以致殺。皆謀定也。張所頓足稱賞道。君殆非行伍中人也。愈加敬重。就陞為武經郎。

岳公因對張所說道。國家都汴。恃河北以二。上汴不可不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援或救。使金人不能窺河南。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張所聽了大喜。因命都統王彥率領岳飛等十一個將官。共七千人。渡河殺奔新鄉。而來來到新鄉。早望見金兵。

漫天蒼地。不異蟻聚蜂屯。蔽日衝風。有若狐奔獸走。右繞左旋。旗交處雲迷霧鎖。前進後擁。軍闕時鬼哭神號。才劍排百里水霜。盔申耀一天星斗。便是英雄也。應膽落。縱然豪傑。必定心驚。

王彥望見金兵勢大。遂不敢前進。竟下了營寨。廣排鹿角。

蜜布蕤蔡岳公因說道。我兵一到。須急急一戰。先挫其銳氣。今下了營寨。固守則可。豈戰殺之策哉。若但如此。則新鄉何日可得。况他衆十萬。我只七千。須并力向前。方可取勝。王彥聽了。懼怕金兵。默默無言。十個將官。俱面面相覷。不敢作聲。岳公知衆將無能。遂自招引部下的八百個精兵。也不聽王彥的號令。竟奮勇殺入金營。金兀朮見他兵少。不以爲意。誰知岳家乃節制之兵。徧能以少擊衆。八百個兵衝入陣來。就如八百個老虎一般。况岳公一騎當先。遠的用箭。箭到即死。近的用鎗。鎗到即亡。直殺至他大纛邊。從來大纛之旁。定有大將護守。不料岳公到了大纛下。手起鎗落。搠死數人。奪過大纛。其舞如飛。人人見了。心膽俱裂。殺得金兵四散五落。王彥見岳兵得勝。方纔率領十個將官。一齊殺來。遂復了新鄉。王彥見岳公功成。大有不足之意。明日岳公又領了部下戰於候光川。奮不顧身。已雖中箭。鎗血染衣甲。只是不退。衆兵見主將如此。那一個敢退。又贏了一陣。不意糧少。只得到王彥營中來。要糧。王彥正懷忌刻。只是不發。岳公無可奈何。只得引兵而北。與金兵戰於太行山下。金兀朮一員驍將。號爲拓拔烏合。一丈多長。奇形怪狀。勞力過人。使一柄三尖兩刃八環刀。連殺了岳軍帳下幾個勇士。岳公大怒。挺身而前。親自接

戰拓拔烏雖然有力。怎當得岳公的神勇。戰了五六十合。岳公便左手使鎗。逼住了三尖。兩刃刀便大喝一聲。道賊。曾往那裏去。隨用右手欸扭狼腰。從馬上直活捉過來。金兵見主將被擒。便紛紛亂攙。岳兵一齊上前。殺死不計其數。回來把拓拔烏梟首祭旗。隔不得兩日。又與金兵接戰。金兵隊裏黑風大王當先出馬。手持雙刀。如入無人之境。岳公一箭射去。黑風大王早一刀撥過了。岳公見他撥過了。第一箭却把弓絃虛拽一聲。黑風大王見弓絃響。側身躲過。不知岳公會射連珠箭。早把第二枝箭扣得滿。隨着。秘聲就發去。黑風大王躲不及。恰中在護心鏡上。瑞的一聲。火光迸烈。黑風大王見岳公武藝高強。撥轉馬頭。就要走。怎知岳公的文八銅鎗。已到背後。心窩裏一刺。拗了透。穿將黑風大王從馬背上直挑起到半空。就像舞嬰兒。做把戲的一般。金兵見了。皆抱頭而走。岳兵又一齊趕殺上去。真似斫瓜切菜。金兵得命者。皆痛哭而去。好不快暢。有詩爲証。

黑風拓拔最驍雄

箭鏃鎗尖盡撈通

不是金人全不濟

強中更自有強中

岳公既勝之後。知王彥忠刺。遂率所部仍歸宗澤。宗澤一心指望恢復。遂仍以岳公爲統制。後來不幸宗澤死了。高

宗以杜克代宗澤。岳公爲統制官。誰知杜克無志。將遷還建康。岳公苦諫道。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則此地非我有矣。他日欲復。敢之非數十萬人。不能克。不聽。竟遷回建康。後金兵大至。杜克不能抵敵。竟降了金兀朮。以致建康失守。高宗着急。遂奔往明州。明州卽今之寧波府。岳公聞知。頓足嘆息道。早聽吾言。豈至如此。又聞得金兀朮既得建康。又趨杭州。岳公見事危急。只得率領部下三千勇敢之士。走到廣德境中。原來岳公部下有兩個大將。一名牛皋。一名王貴。并女婿張憲。兒子岳雲。四人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岳公因叫牛皋領了五百騎。伏於左首聽砲。聲出戰。又叫王貴領了五百兵。伏於右首聽砲。聲出戰。自領岳雲張憲一千人。皆令卸枚。伏於背後。打探得兀朮兵過後。軍中放起連珠號砲來。牛皋一枝兵從左邊殺出。王貴一枝兵從右邊殺出。岳公自領了岳雲張憲從背後抄轉。喊殺連天。飛塵蔽日。那金兀朮出其不意。先自慌了手脚。四散奔走。自相踐踏。死者如山。次日金兀朮合兵。又戰。岳公見金兵前列甚盛。自領鏡騎。貫勇而前。却不從前軍殺入。轉從側裏橫衝其陣。把他陣勢截做兩段。首尾不能相顧。岳公却在他陣中橫衝直撞。指東殺西。就是遊龍猛虎。一般將他陣勢揉得粉碎。殺得他七零八落。金兀朮又大

敗了一陣。岳公拔兵而回。犒賞了衆軍。因又分付牛臯王貴道：金兵連日戰敗，汝二人休惜勞苦，各領五百兵分兩路而去。夜斫其營，我隨後殺來策應。毋得失事。二將各領命而去。原來金兀朮最善用兵，他也防着劫營埋伏兩枝人馬在營左右。牛臯王貴二將正到金營，誰知金營左右伏兵齊出，抵敵個正住。恰好岳雲張憲兩枝兵又到大家。接着廝殺混戰，直至天明，活捉了金將王權，并首領四十餘員。金兵又大敗了一陣。岳公回營，見解到王權并四十四員首領，因思金兵正盛，但可智取，難以力敵。遂喝退了刀斧手，親解其縛，結以恩義。四十員首領察其可用之人，都結以恩義。金兵感恩，願效死降兵五百餘人。岳公却自家兵一半穿了金兵衣甲，拿了兀朮旗號，雜於金兵之中，假稱放歸之人。到得金營，金兵認做自家之人，開營放進。纔進得營門，衆兵一齊發作起來。金兵自先混亂，認不得誰是岳家的兵。岳公又乘機隨後領兵亂殺，直殺得烟塵滾滾，平遮了半天風日。殺氣騰騰，貫滿了淚地山河。刀轉雪光閃，一閃頭顱忽落；弓灣月樣響，一響腳腿陡翻。脫擦一聲，斷送了許多戰士。兵兵幾陣，結果了無數將軍。初來時木沸山崩，無人敢敵；敗去後雲愁月慘，有足難奔。

金兵連敗了六次，便不敢再犯杭州。因要回到建康，岳公聞知，便先遣輕騎三千，預先分兵埋伏在牛首山左右。金兵一到，左一枝兵先出，砲聲一響，早豎起岳家旗一面。金兵接應正急，忽然右一枝兵突出，砲響二聲。早又豎起岳家旗二面。金兵忙分一枝迎敵，又聽得砲響三聲。早又豎起岳家旗三面。前面突出大隊人馬，拷棹圍將轉來，斫殺金兵三面受敵，只望兵少處殺出。岳公知圍他不倒，反故放他一條生路，讓他衝出，却只在後邊用強弓硬弩，雨點般射將來。金兵亂竄，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又大敗一陣。岳公又於黑夜叫死士百人，衣黑衣，混殺進金營，又令百人於金營左側亂鳴鼓角。金兵正不知有多少兵殺進，都自相攻擊，死者無數。喊殺了半夜，這百人胡哨一聲，又自聚在一處，亂殺而出。天暗月黑，又不敢追殺出來。只聽得鼓角兀自亂鳴，不住。挨到天明，金將計點軍兵，屍橫遍地，皆是自家隊裏殺的。到次日二更天，又聽得前山鼓角亂鳴，震得山搖地動。寨中人先自膽寒，又亂起來。及至殺出寨外，那鼓角又寂然無聲。岳家軍已去得遠了。亂了數日，金兵箇箇心疑，立脚不定。遂把建康放了一把火，棄之而去。竟奔淮西。岳公探知他渡江走靜安鎮，先從小路而抄到大路，埋伏下兩枝人馬。候金兵一到，伏兵殺出。金

兵見了岳家旗號。先自怕懼。怎能抵敵。金兵雖有禁約。如何禁約得住。俱各抱頭鼠竄。四散奔跑。岳家軍遂復了建康。捷報高宗。高宗大喜。遂陞岳飛爲江淮副招討使。張俊爲江淮正招討使。此時只因兀朮掩亂中原。便有一班草寇乘機竊發。占據地方。一箇叫做孔彥舟。綽號孔千斤。占據武陵地方。一箇張用。綽號張飛虎。占據襄漢地方。一箇李成。綽號李無敵。占據江淮湘湖地方。這三個。其連兵數萬。圍了江州。圍得水泄不通。城中漸漸支持不來。又有一個馬進。綽號馬八百。在揚州地方作亂。高宗因命招討使張俊督岳飛楊沂中分道進討。張俊受命。因集諸將計議。岳公道。若要解江州之圍。須先破了筠州。筠州破。他見巢穴受傷。則江州之圍不必救而自解矣。張俊大喜。從其言。那時岳公潛出賊右。一箭射其前部落馬。然後縱坐下青驄馬。挺手中鐵鎗。衝突其陣。所到之處。勇不可當。賊人見了。盡擁將來。那岳將軍全無懼怯。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賊衆齊上。岳公轉起神威。大喝一聲。就如平地起一個霹靂。手起鎗落。只是殺入賊衆。慌了。遂一哄而走。岳公却從後掩殺。馬進大敗。直奔至筠州。見事勢危急。遂合集圍江州之衆。背筠河而宿。陣綿綿密密。如長蛇之形。直長至十五里。岳公登高坡一望。見賊勢浩大。因說張俊道。

賊勢甚衆難以力敵。須用奇勝。張浚是其言。岳公乃分精騎數千授楊沂中。叫他乘夜啣枚渡過鈞河。約以日中只聽前山砲響。却從山後其擊楊沂中。鎮計而去。岳公乃自領三千人馬。暗暗伏於遠僻險隘之處。却於紅羅旗上大書岳字。單只着二百個人。隨看旗幟。在前誘敵。賊望見岳家旗。雖然懼怯。却見他兵少。便不以爲意。遂分一半人出寨。領十餘萬人。一擁而前。這二百人怎生抵擋。只得拖着旗幟而走。賊衆隨後追來。追不上數里。早聽得一聲砲響。岳家埋伏之軍。早星飛雷掣。一齊擁出。賊人見了。已自心驚。戰到午時。已將大敗。忽又聽得山後戰鼓齊鳴。楊沂中率領數千精騎。從山背馳下。張浚又自率二千步兵。殺入賊寨。賊衆首尾不能相顧。忙奔亂竄。岳公令人大叫道。投降者盡坐於地。決不妄殺。一時坐而投降者。就有八萬餘人。賊人大敗。馬進竟爲追兵所殺。遂復了江筠二州。岳公又領兵渡江。追殺至蘄州黃梅縣。李成孔彥舟見事急了。只得北走。投降了劉豫。惟張用還擁着十萬之衆。爲盜於江西。岳公知他是相州人。因寫書招他來降。道。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張用見書。歎息道。真吾父也。若再不見機。死無日矣。遂盡

率十萬之衆親自降於轅門岳公大喜出帳迎接握手論舊張用遂死心塌地爲岳公所用由此江淮之地悉平張浚表奏高宗以岳飛之功第一高宗詔下進岳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到了紹興二年又出了一個大盜曹成擁衆十餘萬從江西歷湖廣據道州賀州邵州彬州連州到處騷擾軍民大受其害高宗詔岳飛權荆湖東路都總管岳公受命隨即著一個將官持金字牌黃旗招曹成來降若不降則大兵卽來誅戮曹成見了金字牌旗正在軍中喫飯慌慌張張連飯碗都打碎了大驚道岳家軍來矣怎敵得他過隨即援寨而起分道而遁岳公聞報卽選精騎隨後追趕直趕過桂嶺曹成遂欲以十萬之衆守任蓬頭嶺那蓬頭嶺是個極險隘之處真個是一夫當關萬人難過岳公因分付前軍道此地極爲險峻兵貴神速趁他立脚未穩一鼓破之若容他把守停當便天神也難攻破那時岳家兵止八千人却人人奮勇果然一鼓登嶺曹成見了心慌竟逃往連州而去岳公因對張憲等一班將士道曹成敗去若盡數追殺則脅從可憫若縱放了他又仍聚爲盜今汝輩但誅其首惡餘衆須以恩義招其投降切不可妄殺以累上天保民之仁張憲等領命於是自賀州直到慶彬桂共招降一萬餘人與岳兵會於連州曹

成正被岳兵追趕得上天沒路。恰值韓世忠遣將招曹成投降。曹成只得乘機就領了八萬人馬詣韓世忠帳下投降。岳公探知遂整得勝之軍而回嶺表之地。悉平提報朝廷。高宗大喜。遂授岳飛武安軍承宣使。到了紹興三年。又出了一個雲都大盜彭支。連兵寇掠循州梅州等十一郡。其勢甚是猖獗。高宗詔岳飛入朝面諭以勦賊之事。又以隆祐太后被虔州之驚。密密諭岳飛道。殄平盜賊之後。可卽將虔州百姓盡行屠滅。然後報朕。岳飛聞言忙叩首堵下道。願陛下但誅首惡而赦脅從。庶不負上天好生之德。高宗沉吟半晌。方點首道。卿言是也。岳公受了君命。遂領兵竟到虔州。那大盜彭支恃人多將。廣在強盜中也要算一個英勇的。誰知見了岳將軍。就不濟起來。到得對陣時。戰不上十數合。早已被岳公縱馬而上。直律律的捉了過去。賊黨一時驚怖。誰敢上前來。遂盡數退保於一個固石洞。岳公恐怕前面攻他後面走。因訪了一個老成居民做鄉導。領了三百名死士。各帶鼓一面。從山中小路啣枚而渡。反在他洞背後。將戰鼓亂鳴起來。賊衆大驚。岳軍然後一擁而上。破了洞口。正如甕中提鱉。賊人方出投降。岳公只誅了首惡。餘人一概赦免。虔州百姓個個感其再生。家家香燈跪接圖像。供養岳公。既平了雲都之難。回朝復命。

龍顏大悅親洒宸翰書精忠岳飛四字製大旗以賜之岳飛謝恩而出有詩爲証

製旗旣已識精忠

只合存留作股肱

何事風波亭子上

總纔全不念其功

那時許多山賊俱被岳將軍平了。誰知又有一個水中的大盜比山賊更是凶惡。他一名楊太。又名楊么。這楊么乘着宋朝之亂。無人料理着他。遂東勾西引。聚集了十萬餘人。屯據湖中。僭號爲大聖天王。時時上岸來騷擾地方。擄掠居民。官兵不敢正眼覷他。他常自誇說道。我水中有穴。岸上有巢。縱有官兵也無奈我何。他若從陸路殺來。我却

躲到水裏。他若從水路殺來。我却又走到岸上。焉能犯我分毫。若要犯我。除是飛來。因此驕矜。遂無惡不作。湖襄一帶大受其害。高宗聞之。因命統制王燮會兵進討。楊么不期兵到鼎江。早被楊么率亡命之徒。只一陣就將官兵幾乎殺盡。報到高宗。高宗大怒。此時已陞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高宗遂降詔命岳飛移屯於鄂。勦捕楊么。有人對岳公說道。楊么屯據水中。水中出沒是他的熟路。今將軍所部皆關西漢子。水戰恐非所長。岳公笑道。兵亦何常之有。全在王將。整則整用之水。則水用之。顧用之何如耳。豈有不奮水戰之說哉。遂先遣人招諭他來降。

楊么雖狂橫。置之不惡。早有一個得力賊黨。叫做黃佐。最
有識見。因岳家來招。論他就轉了一個念頭。遂聚所部商
量道。我見岳節使用兵。與衆不同。真是旗開得勝。馬到成
功。連金兵數十萬。都被他殺敗。我與他相抗。萬無生理。不
如投降他。乃爲上着。衆亦以爲然。遂親到轅門。納款。岳公
大喜。遂表奏黃佐武義大夫。隨即率騎到黃佐營中。按其
部壘。有人諫止。俱不聽。到了黃佐營中。出於意外。盡大驚
俯伏在地。道將軍推誠若此。情願執鞭墜銜。岳公都以溫
言撫慰。那些人歡聲若雷。岳公按了營壘。以手拍黃佐肩
道。子知順逆者。必能成。封侯豈足道哉。我欲汝至湖中。

視其可勸者。招之可乘者。撫之黃佐感岳公赤心待人。誓
以死報。那時張俊都督諸軍士。至潭州。他的叅政席益見
岳兵不戰。說他玩寇。將欲奏聞。張俊道。岳公忠孝人也。兵
有深機。胡可易言。席益見張俊說了這一句。羞慚而止。過
不多幾日。黃佐欲邀一個賊將周倫。同來投降。那周倫不
肯聽黃佐。因大怒。遂率領自部下的人馬。夜襲其砦。把周
倫一刀殺了。獻於岳公。岳公大喜。隨遷黃佐爲武功大夫。
統制。此時岳公算中。已有了成算。正欲剪滅楊么。適值高
宗有旨。要召張俊回去防秋。岳公忙去見張俊。袖中取出
一個小小圖兒。送與張俊看。上面細細開載楊么屯兵某

處楊欽屯兵某處俞端劉銑屯兵某處某處最險某處可以進兵岳公一以指示道只有定畫都督若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也張浚道王夔已有前轍君侯何言之易也岳公道前日王夔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今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八日之內當俘諸賊張浚壯其言却說楊么有個心腹之賊叫做楊欽臂力絕人黃佐又甜言苦口說他來降岳公大喜道楊欽驍勇今既來降賊腹心失矣遂表授楊欽爲武勇大夫禮待甚厚因復遣楊欽到湖中去招降楊欽感激不勝因暗暗對岳公道將軍招降固妙然招降者不限還須如此如此方可完事岳公聽了愈加歡喜楊欽辭去果又到湖中招了俞端劉銑等來降進到轅門岳公見了就叫罵楊欽道我叫你去湖中把衆賊盡招了來降今却只叫這幾個兒來降原來是個不了漢見我何爲喝令左右拖翻在地杖了二十道我今且恕你可速速到湖中盡數招降方算你的大功楊欽嚙嚙而去岳公却暗暗調下三萬人馬等到黃昏夜靜遂令衆兵馬卸校去攻他的陸砦衆兵馬到了一齊擁入那些賊人不曾防備慌慌張張無計可施都大叫情願投降岳公遂傳令准降那一夜就降了有七萬餘人衆人方曉得開校楊欽皆是岳公與楊欽

西海自註
定下之計欲以攻其無備。也有詩爲証。

鬼神不測是兵機

豈貴容人識是非

直待戰功成已後

方知妙算古今稀

湖賊此時已降去八九。獨楊么還自擁着五萬餘兵。認做秦關之險。萬萬無失。又倚着他的大船利害。往來衝突。無人敢當。他那大船長有數十丈。兩旁俱可以走馬上。有城樓。強弓硬弩。刀鎗銃石。都藏於城樓之內。不用船舵。前後做成大車輪數十。若要運動着數百人。一齊踏動。其去如飛。他若要追入船頭。刻便到人。若要追他。便一年也不能。穀兩旁又置了撞竿。我船若遇着他的。只一撞便立成蓬粉。以此官兵再奈何他不得。岳公却想出一計。叫三千人上君山去。斫取大木下來。穿成大筏。把那些港汊盡數填塞滿了。又把腐木乳草浮於上流。而下滿鋪水面。却檢那水淺之處。叫善罵之人。一頭搖着船。一頭亂罵村言惡語。無所不至。楊么不知是計。見官兵將他醜態都罵盡了。激得楊么怒氣填胸。兩太陽火星亂爆。隨着人踏動車輪來追。官兵只引他的船到那水淺之處。草木壅集車輪之內。將車輪礙住。踏他不轉。車輪不轉。船便一步也不能行。岳公乃遣兵急急與他斷殺。那賊兵慌了。忙要奔入港汊中去。不料港汊口盡數都是巨筏塞滿。官軍却乘筏子張着

生牛皮以蔽矢石。盡把巨木以撞其舟。官兵見了楊么的船。便都攢攏來用鐵鈎搭住。楊么計窮。忽走到船尾上。撲通的擲入水裏。照是赴水而逃。不期被牛臯看見。早一撓鈎。將起來一刀砍了首級。眾賊見了。心膽俱碎。只得投降。此時楊么水陸兩路還有八寨。岳公親歷諸寨。用好言撫慰老弱者。放他歸田。少壯者籍以為軍。人人感激。諸砦中糧草盡數都搬運將來。其餘砦柵一把火燒個乾淨。果然只得八日。斬了楊么。湖相盡平。張俊聞知。因贊歎道。岳侯真神算也。楊么初說除是飛來。今果死於岳飛之手。真先識也有詩為証。

楊么負固在湖襄

只倚船輪莫敢當

腐草滯流行不得

飛來真個遇飛亡

張俊見岳飛用兵如神。遂命駐紮襄陽。以圖中原。且對岳公道。此君之素心也。未幾偽齊劉豫遣子劉麟。劉猷分兩路兵寇淮西。聲勢甚是洶湧。此時是紹興七年。岳公開信。御上手書奏道。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使粘罕得休兵觀變。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與高童。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王師前在彼。必棄而去。臣死。京華。陝右。可以盡復。

高宗見書大喜。然岳飛此舉。後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因又召到。岳飛道。事與之。事一以委卿。岳飛出朝。欲圖大舉。不料秦檜力主和議。惡岳公如仇。忙進見高宗。道。不可主戰。以失兩家和好。高宗聽了。因又詔止岳軍。岳公又因論人。不合張浚之意。便解兵柄。以終母喪。步歸廬山。後因高宗屢詔。衆將跪請。只得趨朝待罪。高宗再三慰諭。始就原職。過了數月。岳公又上一本道。

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則萬全之効。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願都上遊。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高宗不報。既而岳飛又上奏。願進屯淮甸。伺便進擊。高宗又不許。但詔岳飛駐師江州。以援淮浙地方。岳公久知劉豫。一心謀交粘罕。獨與兀朮不合。一夜兵士巡哨。偶然捉得兀朮手下一個頭目。解入帳中。岳公此時正要離間劉豫。於兀朮。因心生一計。遂携燈下來。仔細一照。假意喝道。你是張猛呀。那頭目被捉。已是一死。勿見岳將軍錯認了。他就假意應道。正是張斌。岳公便拍案大怒。道。我前遣你到齊邦。約會劉豫。劉誘四太子來。你竟不來。我又遣人到齊。已許我冬三會。兀朮爲名。騙四太子到濼和地。方。你

竟無書來回。我這差怎麼說。因又推案大罵。那頭目在下
叩頭求免。情願重罪。岳公聽了道。既是這等。恕你前
次之罪。今查那書。書去先要約得停當。做得謹密。若
漏泄了一毫。便是二罪俱發。那頭目聞言。已得了性命。便
若啞。連聲岳公。遂寫書一封。約會劉豫。引四太子來寇。乘
機擒取之意。寫完。以黃蠟封了。對那假張斌道。你拿此書
到齊。有機密事在內。不可差誤。討了回書來。重重有賞。遂
將假張斌腿上割開一片肉。納蠟丸在內。那頭目只得忍
痛而歸。見了四太子。備說前事。將刀割開股肉。取出蠟書。
兀术看了大驚。遂與金主計議。登時領了勁兵。襲破汴京。
執了劉豫。廢為蜀王。中了岳公之計。有詩為証。

一封書去廢奸臣

盡美玄機已入神

何事朝廷雙耳內

絕無一計去讒人

岳公見金人廢了劉豫。滿心歡喜。遂表奏高宗。宜乘廢劉
之際。因其不備。長驅中原。以圖恢復。高宗又不報。到了八
年。金遣使張通。古來說要歸我河南。陝西之地。以講和。岳
公因又上表言。金人之言不可信。和好之意不可恃。相臣
謀國不臧。恐遺後世之譏。秦檜見了。恨如切骨。九年正月。
金人因別有圖。偶歸了河南之地。高宗大喜。以為和議講
成。天下無恙。遂降敕。赦天下道。

感上穹開監之聲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興。國號字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赦天下。咸使聞之。

岳公見了赦詔。不勝歡息。道此燕雀處堂之勢也。因又上疏道。

昔婁敬上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以爲盟。墨未乾。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與克溪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臣謂無事而講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今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此時和議已成。這樣本章。誰來探你。誰知僅僅和得一年。到了次年。金人舊性發作。兀朮四太子。早又率領了一萬五千拐子馬來。攻拱臺二州。好不利害。這拐子馬。軍士都坐在馬上。披着重鎧。隨你刀鎗箭鏃。一毫不能傷損。那馬身上也都披著鐵甲。用革索穿連。三人爲一聯。放馬一放。一聯三疋。齊跑。將起來。勢如潮湧。官軍怎能抵敵。接着便輪遞着便走好。生利害。拱臺守將劉錡。紛紛告急。岳公先遣將去救劉錡。然後自領了雄兵。浩浩蕩蕩。殺奔郾城。既

到郾城。早打探得兀朮率領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當諸頭目。放開拐子馬。衝殺將來。岳公見拐子馬。果然洶湧。恐挫了銳氣。因分付兒子岳雲道。金人所恃者。拐子馬也。以爲人馬俱着鐵甲。萬萬不能傷。不知馬足要走。却不能穿甲。汝若入陣。不可仰視。只用麻扎刀。斫其馬足。馬折一足。則三馬齊倒。而馬上之將。自墜。破金在此。一戰。汝若不能成功。卽將汝斫作兩段。勿謂吾無父子之情。可拚捨身命。以報朝廷。吾自領大軍。隨後策應。岳雲領了父命。率了敢死騎兵。各執麻扎利刀。候金人的拐子馬。一陣衝來。他便督領着將士。並不看他上面。祇着頭。只斫馬脚。果然那拐子馬。一連三疋。斫倒了一疋。便三疋齊倒。斫的馬脚多。只見一排一排。就如泰山般。都崩跌下來。馬上的將官。縱如龍似虎。馬倒了。都倒栽葱。跌將下來。夾在馬倒中。那裏掙扎得起。任憑岳家軍。手起刀落。如斫瓜切菜。正殺得屍橫遍野。而岳公又領一枝生力兵。前來相助。遂將這一萬五千拐子馬。殺得一個不留。蓋天大王。已斫成肉醬。兀朮與龍虎大王。韓當。僅僅逃得性命。兀朮因大哭道。吾自海上起兵。已來。皆以此取勝。今被他這一陣。斫完。都無用了。此仇不可不報。這是郾城。一捷。正是。

兵休誇烈火。

遇水便難支。

若聞誰無敵

除非仁義師

金兀术的拐子馬原有五萬。今被岳家軍斫了他一萬五千。他心下不服。又將其餘從新整理了。叫馬上將士俱用長鎗。下刺防他來斫馬脚。依舊一擁。又到郾城來報仇。岳營間報岳雲。即要領兵出陣。岳公道。他既敢復來。定有心防我斫馬脚。若仍前而去。必然不利。須領三千鬼背軍去。方可成功。你道這鬼背軍有甚能處。原來都是岳元帥平日選了三千勇力之士。叫他身披着兩重鐵甲。左手執藤牌。右手執利刀。日日去跳濠。攔澗。攔跳時一起一伏。都有法度。若穿着兩層鐵甲。攔跳得有五七尺高。則脫去鐵甲。換了生牛皮甲。便身子輕鬆。就像蝴蝶兒一般。若往上一跳。有一二丈高。要斫人頭。只如遊戲。故今日用他。上斫人頭。下斫馬脚。使金兵防下不能防上。防上又不能防下。岳雲點頭會意。因領了鬼背軍而去。只候拐子馬一到。便向前衝殺。這番的拐子馬。雖然防護馬脚。比前甚嚴。怎當得三千鬼背軍。身輕力健。就如猿猴一般。見他一心防馬脚。便先躍上來。亂斫人頭。人頭斫慌了。只得提起鎗來。顧上不期他又跳下來。亂斫馬脚。馬脚斫倒。便又連片的跌將下來。你要殺他。他東攬西跳。那裏下手。他要斫你。甚是快便。不須與許多拐子馬。又都結果了。兀术無奈。只得率領

殘兵落荒而走。這是鄆城第二戰。有詩為証。

你若防於地。他偏跳上天。

正如高國手。着着要爭先。

岳雲奏凱而回。岳公因對他道。兀术屢敗。既不敢復來。又不捨便去。必定還攻。頴昌。頴昌王貴孤軍。恐不能支。汝宜速去相援。方不令他乘隙。岳雲領了父命。剛到得頴昌。而兀术果如所算。已領兵而來。岳雲忙率騎兵八百挺前決戰。王貴又率游奕兵。忙為左右翼。兀术見了岳雲。驚以為神。心先怯了。及至合戰。女婿夏金吾與副統軍粘罕。李謹都被殺了。兀术大敗。只得遁去。岳公見金兀术兵勢甚衰。

中原震動。遂自率了精兵二十萬。殺奔朱先鎮去。汴京止得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先遣岳雲領鬼背軍五百上前去擊。兀术見了鬼背軍。先自膽喪。戰不及數十合。早又大敗。虧輸自知。掙扎不住。只得棄了汴京而逃。思量出塞。忽有一個書生。攔住馬頭。叩馬而諫。道。太子勿走。岳少保將自退矣。兀术驚問道。他兵勢已如破竹。焉肯自退。那書生道。太子豈不聞自古以來。未有權臣在內。而容大將立功於外者。吾恐岳少保自且不保。况欲成功乎。兀术聽了書生之言。一時大悟。因又回兵。在於汴京。此時岳公已遣梁興布散德意。已招紹兩河豪傑。韋銓。孫謀等。盡領兵固堡。

以待岳元帥來。又有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率眾來歸。還
有那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州諸境都與岳元帥約曰
興師來會。凡是助岳元帥之兵。旗上都寫岳字為號。那時
百姓爭挽車牛多備糧草。以覬岳元帥兵一到皆香花燈
燭迎滿道路。金兵隊裏統制王鎮崔慶將官李凱崔虎華
肝等都率眾投降。龍虎大王名屹查千戶高勇等俱密受
岳元帥旗號。暗以為應。將軍韓當要將部下五萬人為附。
岳公大喜。因對眾將官說道。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那時一路百姓都歡聲如雷。只望岳家兵來如解倒懸。誰
知秦檜力主和議。欲將淮北盡數棄置。教眾將班師回朝。

岳公聞知因上疏道

命。人。脫。氣。沮。喪。盡。棄。輜。重。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秦檜見此數語。曉得他不肯回兵。遂詔張浚楊沂中等先
回。然後對高宗道。岳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高宗已
聽信秦檜和議之言。遂一日發十二道金牌。詔岳飛班師。
營不痛惜。有詩為証。

令人遠遁八千里。賊槍班師十二牌。

志盡岳家勤勤敵。中原豈更有風霾。

岳公見金牌連。知是秦檜之意。憤慨泣下。東向再拜對

衆將官道十年心力。廢於一旦。奈何奈何。衆將官都諫道。此非朝廷之意。皆秦賊矇蔽聖明。如今中原震動。四方響應。恢復之時。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今矯詔興師。權以濟難。元帥若領師前進。衆將願出死力。爲元帥前驅。擒滅元術。獻於天子。然後歸朝待罪。未爲晚也。再不然。請除君側之惡。誅了秦檜。然後再立功勳。亦未爲不可。岳公道。依君言。則是岳飛反。非秦檜反也。斷斷不可。遂喝退了衆將官。卽日拔寨班師回朝。那些百姓。遮住馬頭。哭訴道。我等頂香蓮草。以迎官軍。金人盡知將軍一去。我等性命休矣。岳公在馬上也洒淚道。詔書旣下。我怎敢擅留汝等。若慮金人可急急收拾。從我遷徙。庶性命可存。我爲汝暫留兩日。衆百姓忙忙收拾。都扶老挈幼。跟岳元帥。遷回岳公隨上一木。請以漢上六部開田處之。岳公旣班師。那金人歡聲如雷。仍一齊發作。將岳元帥恢復的城池。依然盡數奪去。岳公回朝。面見高宗。并無一語。遂力請解了兵柄。金人所言和約。不上半年。早又分道渡淮。勢如風雨。且寫書與秦檜。不殺岳飛。和議必不堅久。故秦檜叫蕞侯高等。將莫須有之事。誣成國奏。再三羅織。竟將岳家父子。陷在大羅獄中。風波亭上。斷送了性命。并送了宋室的江山。奸人方纔快活。以爲得計。誰知一時之受用有限。而千古之罵。

西湖佳話
名無窮。人生誰不死。而岳公一死。即死得香。馥馥垂萬世之芳名。今日雖埋骨湖濱。而一腔忠勇。使才人詩客。遊人士女。無日不叩拜景仰。而痛惜之。連湖山也。增幾分顏色。昔日趙子昂有詩為証。

岳王墳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誰提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知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勝悲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八

古吳墨浪子搜輯

三台夢蹟

西子一湖晴好雨奇。人盡以為此靈秀之氣所鍾也。靈秀之氣。結成靈秀之山水。則固然矣。孰知靈秀中原。有一派正氣在其中。為之主宰。方能合山水之氣。醞醞釀釀而生。出正人來。正人之氣。若鬱鬱不散。又能隱隱躍躍而發。為千古之徵兆。說來似奇。而實理之所不無。故醒時夢夢。不若夢中醒醒。你道這西湖上所生的正人。是誰。這人姓于。名謙。字廷益。杭州錢塘縣人。杭州生人多矣。你怎知他是

稟西湖之正氣而生。只因他生的那時節杭州三年桃李都不開花。及他死的那一年西湖之水徹底皆乾。以此祭知況他父親子彥昭。生他這一年又得了吉夢。母親劉氏臨產他這一日又有疾風大雨雷電交加之異。及生下來儀容魁偉。聲音響亮。到了六七歲上便聰明異常。讀書過目成誦。出口皆成對句。一日清明節父親合族都往祖塋祭掃。偶因路過鳳凰臺。其叔攜了子謙的手問道。我有一對你可對得出麼。因念道。

今朝同上鳳凰臺

子謙聽了不假思索。卽應聲對道。

他年獨占麒麟閣

那時合族聽了俱驚訝道。此吾家之千里駒也。祭畢回家路過一牌坊。那牌坊上寫着癸辛街三字。其叔復問他道。此三字地名也。到有二字屬支。子再要對一支。子地名想來到也甚難。不知吾姪可還有得對麼。子謙道。如何沒得對。三國時魏延對諸葛亮所說的子午谷。豈不是一確對。叔父與衆族人聽了俱大驚道。此子必大吾門。一日子謙病。目母親欲散其火。與他頂心分挽兩髻。叫他門前閒步。他步出門外。見許多人圍着一個和尚。在那裏相面。他便走近前去看。那和尚一見了子謙。便老大嚇驚。就把手去

摸他的兩髻。因取笑道。

牛頭且喜生龍角。

于謙怪他出口放肆。便答道。

狗口何曾出象牙。

說罷。便撒身回家。到了次日。母親見他散散火。目病略覺好些。因將他頭上兩髻。又挽作三髻。伊舊叫他到門前去。敬散他。走出門外。看見那相面的和尚。原還在那裏相面。便不覺又走到面前去。看那和尚正講說天庭高聳少年富貴可期。一見于謙。也不說相。便笑嘻嘻對他道。昨日是兩髻。今日忽作了三髻。只覺

三了成鼓架。

于謙聽了。惱他輕薄。忙答道。

一秃似搗道。

衆人見說。一齊大笑起來。那和尚道。諸君莫笑。此子骨格不凡。出口成章。他日撥亂宰相也。于謙聽了。也不在心。一日。因家僮不在。母親叫他到李小泉家去沽酒。不期李小泉的妻子正在分娩之時。忽被鬼纏住。再產不下。痛苦難言。李小泉慌得連店也不開門。都關了。忽然于謙要酒。敲門。李小泉忙來開。妻子在牀上。蚤聽見牀背後兩箇鬼。慌亂道。不好了。于少保來了。我們快些逃走去罷。鬼一邊

西古相記
走了他妻子一邊卽產下孩子。滿心歡喜。忙對李小泉說。知虧于家小官人救了性命。鬼稱他少保必定是個貴人。可留他住下。備酒謝他。于謙聽了。付之一笑。也不等吃酒。竟是去了。又一日是正月元旦。父親與他一件紅衣穿了。騎着一匹馬。到親眷人家去拜節。忽從小路衝出。不期巡按從大街而來。竟一騎馬衝入他儀從旌節之中。直到巡按面前。那馬方收得住。左右就要拿他。巡按見是一個孩子。便搖首叫且住。又見他形容端正。舉止自若。毫不驚恐。就問道。汝曾讀書否。于謙道。怎麼不讀書。巡按道。既讀書。我出一對與你對。若對得來。便不難爲你。因念道。

紅孩兒騎馬過橋

那知巡按口裏纔念完。于謙早已對就道。

赤帝子斬蛇當道

巡按見他應對敏捷。出語軒昂。又驚又喜。就問左右道。這是誰家之子。有認得的。稟道。他是太平里于立平之孫。于彥昭之子。巡按大喜。就命人到縣取銀十兩。與他爲讀書之費。不數年就進了學。在富陽山中讀書。一日聞步到石灰窰前。觀看燒灰。因而有感。遂吟詩一首道。

千鈿萬紫出名山

烈火光中走一番

粉骨碎身都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誰知子謙自做了這一首詩。竟為他後來盡忠而死的讖語。又一日讀書於江干之慧安寺。同衆朋友出到西湖上飲酒。路過於桑林之間。見人剪伐桑枝。因而有感。遂吟詩一首以紀其事。詩云

一年兩度伐枝柯

萬木叢中苦最多

為國為民都是汝

却教桃李聽笙歌

子謙吟罷。遂同衆友到湖頭暢飲而歸。來到寺門。脚步踉蹌。忽被寺門首泥塑的急脚神。將他的衣服牽住了。子謙乘醉怒罵道。如何見吾來而不跪接。反大胆牽我的衣服。可惡可惡。無有一些而不可惡者也。明日詩你到嶺南衛

去克軍于謙一頭說一頭就到書坊中去了。誰知王人正氣能服鬼神。那一夜急脚神就托夢於住持和尚西池道。我今得罪于少保。要貶我到嶺南去克軍。此行甚苦。淮吾師懇求方可恕免。西池醒來大以為異。次早果來見于謙道。相公昨夜可曾夢到急脚神到嶺南克軍麼。于謙道。醉後戲言。實有之。老師何以知之。西池道。昨夜急脚神托夢于老僧道。嶺南之行甚苦。再三托老僧求相公饒恕。故此知之于公聽了。笑一笑道。既老師勸免。恕之可也。是夜西池又夢急脚神來謝道。蒙吾師善言于少保。已恕我矣。但我直立于此。少保出入終屬不便。煩吾師令塑一脚作

西池會言
出勝之狀方可免禍。西池醒來果如所言。塑了一尊至今
其像尚存。過不多時。于公又飲醉而回。忽見急脚神改
塑。屈膝因暗想。這鬼神感通。夢兆原來不爽。如此于公回
書房。要打從關帝座前走過。此時關帝座前琉璃燈正明。
于公因走入殿內。祝贊道。帝君正神也。我于謙也。自負是
個正人。後來若果有一日功名做得一番事業。帝君何不
顯示我知。使我也好打點說罷。就回房去睡了。果然正氣
所在。有感必通。這夜于公果夢關帝托夢於他。道你的功
名富貴終身之事。不消問俺。只問汝長嫂。他說的便是了。
忽然驚醒。却是一夢。甚以爲異。因暗想道。我家嫂嫂以他
年長。視我爲嬰孩。常常與我戲言取笑。今以正事問他。倘
他又說些取笑之言。則關係我一生大事如何。是好。然關
帝分付。又不得不信。到次日。忙忙走回家。尋見長嫂。便深
深作一揖。長嫂見了。笑將起來。道。叔叔爲何今日這等恭
敬。而有禮于公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長嫂道。求我些甚
麼。于公遂將夜來得夢之言。細細對長嫂說了。道。此乃我
終身功名富貴所係。望嫂說幾句興頭的話。萬萬不可
又取笑。長嫂聽了。因笑嘻嘻說道。叔叔小小年紀。到思量
做官了。既想做官。莫怪我說。八九品的大官。料輪你不着。
你只好檢一二品的做做罷了。于公聽了。滿心歡喜。因又

劉道便是一二品的做做也罷。但不知却是何官。長嫂又
笑笑道。無非是中舉人中進士做御史做侍郎做尚書閣
老罷了。你這天殺的。還想着要做到那裏去。于公聽了。愈
加歡喜一時也。想不到天殺二字上去。直到後來被戮。方
纔省悟夢兆之靈。一至于此。故于公一身信夢。自感神後
亦以夢兆示人。又一日許多會友道。聞知寶極觀星宿閣
屢有妖怪迷人。你自負有胆量。若敢獨自在閣中宿一夜。
安然無懼我等。備湖東相請何如。于公道。這個何難。衆友
遂送他到閣中鎖門而去。于公坐到四更毫無動靜。正欲
睡時。忽然窗外遠遠一簇人從空中而來。若官府之像。將
入閣中。于公大喝一聲。道于謙在此。甚麼妖魔敢來侵犯。
妖怪聞喝。一時驚散。只聽得空中道。少保在此。險些被他
識破。少刻寂然無聲。于公推窗看時。見窗口失落一物。拾
起一看。却是一隻銀盃。因袖而藏之。安然睡去。到了天明。
衆友齊集閣下。喊叫于廷益兄。我們來開門了。于公故意
不應。衆友見無人答應。互相埋怨。道甚麼要緊。嫌他在此。
倘或被鬼迷死。于係不小。遂一齊擁上閣來。開鎖入去。早
見于公呵呵大笑道。快備東道去遊湖。還有好處。衆友道。
裏道是不必說的了。還有何好處。于公袖中取出銀杯。將
夜閒之事一一說了。衆人都皆以爲異。但不知是誰家之

物被妖怪攝來于公道須訪知人家好去還他眾友道我
們且到衆安橋楊飯店喫了飯再作區處及走到楊家飯
店早聞得有人傳說昨夜鶴麟色家因女兒患病酌獻五
聖不見了一隻銀杯其真怪異又有的道自來人雜自然
要不見些物件有何怪異于公知是何家之物喫完飯遂
同眾友也不往湖上去一齊竟到何家來問何老道昨夜
府上曾失甚物否何老道在下因小女有恙將及兩月服
藥無効昨夜酌獻五聖忽失銀杯一隻不知何故于公聽
了便袖中取出銀杯付與何老道這可是宅上的麼何老
道一一看大聲道正是一正是先生從何得之眾友遂把昨
夜之事說了一遍何老大喜遂備酒厚待衆人深謝還杯
之德于公道杯乃小事今愛的病是人事可要他好麼何
老道百般醫治只是不好也只索聽命了于公笑道要好
何難速取紙筆來遂寫于謙在四字於紅紙上付與何
老道可將此四字貼于合愛房門之上包管無恙一笑而
散何老即將此紙貼了其女果聽得邪神說道于少保在
此鎮守作速快走休得惹禍說罷倏然不見自此之後其
女無恙于公出是顯名到了永樂十八年庚子辛丑聯捷
到那時纔得三十二歲拜江西道監察御史于公風骨秀
麗聲如洪鐘每奏對之時上爲之傾聽未幾出巡江西審

出誣枉之人。掣獲寧府臬橫中官及夾私鹽之強徒。絕不避權貴。未幾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大臣經理。宣宗親書于謙姓名。授吏部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于公感上知遇。卽單騎到任。延訪父老。問以風俗利弊。日夜拊循。又立平糶之法。又開倉賑濟。兼煮粥食饑民。百般安撫。故兩省饑民全活甚衆。自公蒞任。家家樂業。戶戶安生。滿九歲。遷左侍郎。還朝。人問他道。公旣無金銀。以爲惠。豈無一二七儀饋送諸人耶。于公把兩袖舉起來笑說道。吾惟有青風兩袖而已。因賦詩以見志道。

手伯磨菇與線香

本資民用反爲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

免得閭閻議短長

此時宣宗皇帝已晏駕傳位正統。登基正統。明時止得九歲。虧了上有女中堯舜的張太皇太后。下有楊上奇楊沖揚榮三相公。故治得天下民安物阜。只可惜正統年幼。寵幸一個內臣。叫做王振。是山西大同人。氏官至司禮監。頗通六藝。擅作聰明。因上邀聖寵。故作威作福。要人奉承。餽送稍不如意。便或譴或拿。無所不至。于公僅兩袖清風。冷氣直冲豈他所喜。一日于公朝回。恰遇着王振身乘四明車輦。隨從人多。就如駕到一般。于公看見心下已自忿怒。不期王振跟隨人役又大聲叱道。來的是甚麼官兒。怎敢

西漢書
不迴避俺家王爺于公聽了大怒道你王爺又是個甚麼
官兒敢要人迴避正說不了王振車轎已到于公因指着
王振說道汝有何德能妄肆尊大擅乘此四明車輦兩下
遂爭競起來路上遇得官員看見齊來勸解于公因對衆
官說道此四明車輦乃虞舜所製取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令帝王乘之格來四方賢才採取四方言路洞屬四方民
情他係何人怎敢妄自尊大擅乘此車僭越無禮不過因
汝是王上寵幸之人故不與汝計較吾豈懼汝者言畢卽
將王振車前橫軾亂擊衆官雖知王振所論快暢然不敢
辯別是非惟和哄着勸開而已王振心下雖憤恨一因于
公乃先帝特簡之臣又懼着張太皇太后在上故不敢輕
易傷害于公不期于公到了次日轉上一本道

臣聞發號施令國家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今王振
竊弄國柄擅殺諫官寵任王祜等匪人蒙蔽聖聰前年
南桃木麓川之征喪師千萬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
乞不下速黜王振以杜亂萌以靖國家天下幸甚
那時正統見疏欲要發錦衣衛杖責又因于謙係先帝之
臣恐觸太后之怒欲要降旨慰諭又恐傷了王振體面故
但留中不下于公遂屢疏乞休王振就要趁勢趕他回籍
不期山西河南共有于公人在京俱上民本乞于謙復任

又周晉二王亦各有保本。王振見事體動衆一時奈何他不得稟旨着吏部降于謙二級爲大理寺少卿仍差巡撫兩省正是

朝內有奸臣

安能容正臣

誰知中與外

總是禍斯民

王振既遣于公遠去又遣值太皇太后賓天再又三楊相公相繼而亡。朝中大權皆歸于他。便肆無忌憚日甚一日。大災屢見。他畧不警畏。到丁丑統十四年。欽天監奏災惑入南斗。從來說災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王振聞知也不知謹。但逞其奸貪一日也。先照例遣使進馬。實是二十四

詐稱三千匹。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來使回報也。先大怒。遂失和好。因而發兵寇邊。大肆殺掠。大同宣府諸城堡俱一時失陷。殺掠人畜萬餘。各處烽烟競起。京中飛報。一日。十數次。王振聞報。竟不與百官計議。遂勸上親征。正統聽信其言。遂下詔親征。此時于公已回。兵部遂與尙書鄒瑩等同進諫。道也。先覲豎子耳。遣調兵將便。何之。陘下。宗廟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而輕與犬羊較乎。王振在旁。道自祖宗以來。每每親征。不獨上也。汝等何得故阻兵機。于公忙奏道。祖宗之時。將帥多智勇。士馬皆精鍊。所以親自巡邊。遐邇威服。今天下承平日久。耳不聞兵戈。鐵馬之

聲日不規烟火烽塵之警况老成宿將皆已物故今之將帥皆公侯後裔世胄子孫一旦臨敵禦武焉能取勝爭奈正統深信王振之言所奏竟不作准到了十七日降旨着御弟郕王與太監金瑛興安等留守京都于謙掌理北京兵部事北征遂命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爲先鋒平德伯陳懷都督井源爲左右翼上與王振領兵二十萬并尾從百官御駕親征起兵這一日于謙又率衆官在午門外諫止王振乃一馬當先道聖駕已發爲何攔阻遂大喝軍士擁駕前出居庸關一路非風卽雨人心慌亂也先的聲息愈急王振矯旨先差都督井源二萬人馬前去衝陣不兩日早飛馬來報道井都督兵敗死矣王振聞報又矯旨差平鄉伯陳懷領人馬二萬前去接戰奈敵衆如山擁來陳懷急命放銃而銃藥爲雨所濕那裏點得着敵衆一到二萬人都死于沙漠到得大同王振正要進兵各官慌急戶部尙書王佐竟日跪于草中諫止欽天監正彭德清叱王振道象緯甚惡一旦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學士曹鼐道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王振大怒道倘有此亦天命也日暮有黑雲如繖罩于營上忽雷雨大作滿營人馬皆驚王振心亦惡之忽報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又報成國公朱勇率兵五萬人戰

于鵝兒嶺被埋伏兵夾攻。五萬人不會留了一個。八月十三日到了土木地方。太監郭敬密對王振道。其勢不可行。王振始有回意。上木地方去懷來城止二十里。那時急進懷來城。尚可保無事。王振因自己已有輜重千餘輛。在後還要等待。遂屯于土木。及到十四日欲行。而也先兵已如山一般。四面圍攏殺來。但見屍橫遍野。血染黃沙。五十餘萬兵盡作沙塲之鬼。無論百官早已陷乘輿於沙漠。不數日報到京師。滿城震恐。百官無措。俱齊集廷中。放聲大哭。請孫太后臨朝。奏事。孫太后惶惶不知所為。因問近侍道。朝中臣子誰有安邦定國之才。可托大事。太監興安忙奏道。奴婢竊見兵部左侍郎于謙赤心忠良。娘娘若托以大事。斷能安邦定國。孫太后聽了。隨即垂簾登殿。召于謙簾前奏事。于謙聞名。忙率多官進立簾下。奏道。聖駕失陷。臣等不共戴天。誓當迎請還朝。但社稷為重。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乞太后降旨立皇子為皇太子。宣廊王上殿輔國。庶社稷有人。天下不至搖動矣。太后隨即降詔。二十日立皇子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宣廊王代總國政。一面即遣使賚黃金珠玉。袞龍緞疋到也先營中。迎請車駕。到了二十一日。廊王初攝朝。羣臣即上奏道。王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人人憤恨。若不滅其族屬。以正典刑。何以慰安人心。奏

西海有言
罷。遂一齊痛哭。聲徹中外。郟王猶沉吟不決。王振惡黨錦衣衛馬順。早從旁喝叱百官起去。給事中王竑見馬順不奉旨。擅自喝人。不勝大怒。因厲聲罵道。王順逆賊。助王振爲惡。禍延社稷。今日事已至此。尚兀自放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一邊罵。一邊卽揪住馬順。劈面一拳。衆官憤極。遂一齊動手。亂靴踢打。頃刻腦漿塗地。血流中庭而死。馬順旣死。衆官仍要王振心腹王毛二人。宮中秘匿。不敢發出。衆官見二人不出。便喧譁不止。無復朝儀。郟王驚疑不定。卽欲起身回宮。于謙忙上前拽住。郟王袍袖叩請道。今殿下若不發出二人來。恐諸臣噍噍不已。非安國家之計。郟王遂傳令。旨發出二人。衆官亦一齊打死。于謙遂大聲道。附黨奸邪。俱已打死。衆官各宜就班。勿得喧譁。衆臣就班。訖于謙又奏請。郟王降諭。俯慰羣臣。郟王因降諭道。王振奸臣。誤國卽着都御史陳鑑抄沒其家產。于謙又奏也。先不道。志滿氣驕。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之備。郟王見于謙有才多能。遂聽其謀畫。一一傳旨。着都督孫鏜。范廣。孫安。雷通等。守護京師。勿違節制。又乞放石亨罪犯。着緊守宣府。勿與浪戰。仍差楊洪之子楊俊克遊擊將軍。率兵并口外歸順人等。前往涿州保定真定滄州河澗等處。往來巡哨。但見我朝遭傷軍兵。卽令收撫。不

可加責。又着郭登等緊守大同等處。遇敵可勦。可邀。可守。可殺。相機而行。又着九邊將帥許貴。劉安等。謹守城堡。切勿浪戰。又着石亨。任石彪。領遊擊等兵。沿城防守。以備不測。又着金瑛。與安等。忠良內相。防守內城。郟王見于謙。一區畫。皆定國安邦之策。知人善任之謀。心中始安。各官都先命退。獨留于謙在殿。直至一鼓方出。但見袍袖爲之盡裂。此時吏部尚書王直。與多官尚在午門未散。見于公出朝。王直先說道。今日之事。變起倉卒。賴公鎮定。雖百王直。何能爲耶。衆官都道。朝廷洪福。今幸有公。于公遜謝衆方同散。正是

社稷倒懸日

偏能一一持

盤根若不遇

利器何由知

此時太后深知于謙大有才能。且爲人望。卽傳旨陞于謙爲兵部尚書。于謙入朝謝恩。卽率百官請早定大計。以安國本。至二十九日。皇太后卽着金瑛傳旨。皇太子冲幼。未能踐祚。遽理萬幾。郟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于是羣臣交章勸進。至九月六日。郟王卽皇帝位。遙尊正統爲太上皇帝。尊孫太后爲上聖皇太后。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矣。于謙因對帝痛言。道胡人志滿。必然深入。入則必須預備。今精銳之兵。

西漢書
盡爲隨征。喪盡軍資器械。寸不存一。今宜遣官分頭招募。官舍餘丁。義勇。再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肄各營操鍊。聽用。再令工部齊集物料。造成攻戰器具。戶部尚書周忱。謀慮深長。乞令兼理二部事務。京城九門。最爲緊要。向者宣府大同。等處。尚爲捍衛。今爲也。先殘毀。便可直犯京師。前日。雖着孫鏗等將帥守護。還宜急取石亭柳溥爲總帥。列營操鍊。再遣王竑楊善等分頭巡視。勿令疎虞。郭外居民。都遷進城。勿爲敵所掠。一切關隘樓櫓城牆。激臺濠塹。倘有毀壞淤塞者。務要挑築高深堅固。又着飛騎傳示九邊。若也。先擁上皇到城下。可應道賴宗廟社稷之靈。我朝已有先。人如違定以軍法從事。癸畢。忽飛報也。先擁上皇。從紫荆關而入口。稱送駕。實殺傷指揮韓清等。擄去男女數百。將近京師。人心洶洶。侍講徐瑛。蘇州人。自以爲識得天文。見災惑不退。舍住秘家。還蘇道。若再不去。定要作韃子婦矣。太監金瑛名廷臣。問計徐瑛。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還。于謙因慟哭奏道。京師天下根本。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在此。帑藏倉儲在此。六官輜重在此。今不守此。將欲何爲。若一遷都。大事去矣。昔宋高宗南渡之事。可鑒也。一步不得離此。金瑛與安大以于謙之言爲是。因倡言道。死則君臣一處同死耳。再有言遷

都者上命必誅之。一而出榜曉諭。衆心安定。此時承平日久。城外倉場堆積。動以勢百萬。于謙聞敵臨關。急令官軍預支一年糧草。任其自運。其搬運不盡者。就放一把火。焚燒殆盡。有人說事體重火。何不報于謙。道事有經權。今敵在目前。若必待報而行。適已資敵。敵食吾糧草。必久困吾。非計也。今行堅壁清野之計。彼無糧草。不能久留。將自退矣。不數日也。先兵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此時喜寧降于也。先盡告以中國虛實。遂爲御導。一路來勢甚利害。交亮長陵獻陵景陵。此時石亨掌後府。要閉九門以避敵鋒。于謙道。斷然不可。彼勢甚。是凶。今若閉門。是示之弱。益輕中國矣。遂自提兵出德勝門。躬環甲冑。整頓人馬背城扎起九個大營。分布九門。共二十二萬人馬。激厲將士。合石亨屯于城北。于謙自督其軍。都督孫鏜屯在城西。刑部侍郎江淵督其軍。于後。御史楊善等衆。閉門守城。以示必死。頃刻也。先蜂擁而來。我軍嚴整不動。知也。先擁上皇在軍中。故不輕發一矢也。先因遣使來假以送上皇爲名。邀大臣出去議和。迎駕。且邀金幣鉅萬于謙。一無所許。但對他道。賴宗廟社稷之靈。我國已有若矣。也。先來意。只以爲奇貨可居。今見于謙。竟得冰冷。老大沒興。遂把黑旗一麾。人馬盡繞東城。而口聲要攻南門。石亨要撤兵到南門。

于謙道。這不是攻南門。必搶通州而去也。先果喝指道。南朝可謂有人矣。因又遣使來議和。就率大臣迎駕。于謙知其詐。因遣通政叅議于復。中書趙犛往迎。二人到營。見上皇。并也先也先道。爾等皆小官。可令于謙。石亨。胡濙來。王復辭歸。上皇私諭二人道。彼無善意。爾等宜速去。二人坊出。賊衆早四面搶殺。只因堅壁清野。並無所得。遂仍擁了上皇而去。于謙暗探得上皇去遠了。遂把軍中黃旗一麾。放起聯珠子母砲來。響得山搖地動。又將佛郎機銅將軍銃。飽一齊發。打死兵馬不計其數。賊見勢頭不好。一闕而走。于謙又令石亨領敢死之士奮勇殺出。殺到城西。又殺到城南。賊兵大敗而去。石亨不捨。一直追殺了三日一夜。直追至清風店。纔住。未幾也先又擁上皇至大同城下。要金幣鉅萬。方纔歸駕。大同副總兵郭登知其詐。閉門不納。使人在城傳說道。賴祖宗社稷之靈。我國已有君了。既而郭登設計。以與他金銀爲名。暗却結忠義壯士七十餘人。令暗暗奪駕入城。不期淹留既久。也先疑心有變。一面收了金銀。便大笑不應而去。此計不成。郭登心恨。到了景泰元年。也先又入朔州。郭登自領精兵出。其不意從背後掩殺。殺死賊人無數。奏捷到京。于謙大喜。進封郭登爲定襄伯。也先喫了這一場虧。整點大隊人馬。仍要到大同來報。

復前警探事人報到城中于謙恐九邊有失自請行邊指授方略因先巡大同對郭登道也先要來復警勢大難以力敵莫妙于火攻此處風土高燥若暗埋地雷火銃破敵必矣郭登又請兼用攪地龍飛天網于公皆允行之因而巡到宣府謂守將楊洪道總戎久在邊庭又且戮力可謂有功何土木之師全不援救今因多事曲宥汝罪向後當盡心報國楊喏喏連聲又巡到獨石于公謂守帥朱謙道吾觀獨石城池一帶盡皆空虛多有坍塌此國家藩籬重地若棄而不修非但宣府難保卽京師亦爲之動搖矣遂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從獨石度龍門等關且守且築後杲無虞于公巡邊指授停妥遂自回京却好也先要報本同之警率領勇悍一齊殺來郭登准備端正只要他來聽砲一響火箭火炬遠遠射去射着亂草枯柴藥線發作地雷火銃天崩地裂飛將起來烟焰冲天人亡馬倒賊兵打死無數急急逃得性命又陷入飛天網攪地龍之內死者又不計其數共打有二十八里血路也先叫苦不迭道中于南朝之計了于公又各處張掛榜文若有擒獲也先者封國公賞萬金因此也先懷疑遂不敢輕易攻城原來也先要送上皇歸國原是實意只可恨一個降賊的太監叫做喜寧在其中屢屢挑唆也先傷害中國故不能歸國上

皇察知其意。因怒謂袁彬道。若不誅喜寧。如何有還京之日。袁彬因與上皇計較。寫了一封書。叫總旗高磐寄去。那高磐原是中國人。一日能行二百餘里。頗有忠心。他領了上皇之命。遂割開股肉。將書藏了。星飛到于宣府。將此書奏進于謙看了。立時寫書與楊洪。教他依計而行。擒取喜寧。你道此是甚麼計。原來楊洪之子楊俊。英勇無比。方挽千觔。能兩脇挾兩個石獅子而行。所以于公授計于楊洪。叫他只說犒賞段正。去騙喜寧到宣府來。及到領段正時。却將段正從城上篋籬中吊下來。再叫楊俊扯縛身體。一如綵段之色。藏在篋籬之內。上加段正遮掩。也吊將下去。但聽高磐叫喜寧哥。指與你認你便。一把捉住。繫在篋籬之內。城上登時吊上。楊洪因與高磐細細說明。高磐大喜。遂急急去見也先。說明朝着宣府賞賜段正也。先因令喜寧爲鄉導。假以送上皇爲名。來領段正。因前次受了郭登之虧。步步看視。尚離城五六十里。便住了。只擁上皇在前。城上見了上皇。便放下數百筐篋籬來。高磐緊緊跟着喜寧的馬。廝趕而走。此時楊俊已在篋籬之內。高磐落馬。搬取綵段。喜寧也落馬來。搬高磐見了。任大叫三四聲。喜寧哥。喜寧哥。你不消搬。待我來搬罷。叫聲未絕。楊俊聽得真。認得明。早跳出籬來。大叫一聲。寧賊休走。中了俺于尚

書之計也。把喜寧一似捉小雞的一般。丟在籬內。自身壓着城上人見了。忙把繩索一齊扯起。衆賊見喜寧捉上城去。恐怕有變。急急搬了綵段如飛而走。不知也先也先見喜寧被捉。知南朝有計也。急急擁上皇命去。楊俊早得喜寧上城。已壓得半死。即時因事解到京師。逐凌遲處死。正是

奸人不識是何心

專把倫常名教侵

只道倚強身久在

誰知一旦忽遭擒

也先自失了喜寧。無人挑唆。又見中國有人不比舊時。便實心要歸我上皇矣。因遣使賫番文一道。到京請和。禮部

奏聞要迎請上皇歸國。景泰道。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彼絕。而卿等又爲此請。不知何故。吏部尚書王直奏道。講和者。因上皇在北。禮宜迎復。請遣使臣。不可有他日之悔。景泰聞言不悅。道。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察知其意。忙奏道。大位已定。孰敢再議。但上皇在北。當遣使盡禮。以舒邊患耳。景泰聞于謙之奏。方回嗔作喜。道。從汝從汝。遂差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寺卿。充正副使。同來使而行。既而韃王脫脫不花亦遣人來講和。朝廷只得又差都御史楊善二人。知禮部。愛能言善語。說得也先與韃王

歡喜。兼之正統洪福。其故也。先隴王俱實意送還。盡昏
治酒錢。行到了九月初八日。上皇起駕也。先妻妾都羅拜
哭別而去。伯顏率兵護送。十二日至野狐嶺。伯顏道。此處
乃華彝界限。一齊大失道。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
別去。仍命頭目五百騎送。至京師。十四日至懷來。抵居庸
關。報列朝廷。羣臣同禮部請議迎復儀注。都御史王文獨
大聲道。來孰以為來耶。黠寇豈是真意。若不索金帛。便索
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官都畏王文不敢做聲。
獨于謙道。不必固執。防變方略。我當任之。來與不來。與議
儀注固無害也。遂具儀注。十五日。上皇至唐家嶺。先遣使

因命尚食監。凡一應日用醬醋小菜果品之類。盡數給與。
于公患痰病。御醫奏治痰必須竹瀝。京中無竹。景帝親駕
幸萬歲山。伐竹燒瀝。以賜于謙。亦異寵也。衆官見上優待
于謙。便都誹謗起來。興安聞之。大怒道。你們都毀謗于廷
益。如今朝廷正要用人。若有一人來。不要錢財。不貪官爵。不顧家
計。日夜與國家分憂出力。何不保舉一人來。替換了于尚
書。也是你們為臣子之事。汝衆人。不要把私心亂謗。公論
自然難逃。衆官聽了。俱默默無言而退。正是

廟堂故仗忠臣計

肘腋還須內宦全

不是興安廷叱衆

誰人爲國惜于謙

西湖傳記
到了景泰七年杭州西湖之水忽然徹底乾枯。此時孫原
貞正在浙江做巡撫。見此變異。異歎息道。哲人其萎乎。吾
正憂乎于公。不期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景帝忽遭重病。
不能坐朝。于公心中甚憂。捱到次年正月。景帝漸漸病重。
于謙遂與眾官計議。請立沂王。仍為東宮。奏請不允。于謙
又約十七日。面奏泣請。不期徐有貞見景帝有不起之色。
便與石亨計議。要乘機奪開南宮之門。迎請上皇復位。以
成不世之大功。石亨大喜。以為然。因一面通知太監曹吉。
祥蔣冕。奏白于皇太后。又一面通知南宮。又一面會同掌
兵都督張軌。張輓。及都御史楊善。又一面假報北寇南侵。
于謙聞知。自去調度軍務。又乘北寇之信。暗暗納兵入城。
十六日晚。石亨等齊會于徐有貞宅中。徐有貞急急到臺
上。觀看星象。下來道。時在今夕。不可失也。到了四鼓。天色
晦冥。石亨等惶惑道。事當濟否。徐有貞大言道。時至矣。遂
擁眾到南宮城。那城門都用鐵汁灌牢。眾遂毀壞垣門。而
入。上皇問道。爾等何為。徐有貞。石亨俯伏奏道。請聖駕復
登九五。遂扶上皇乘輿。兵士戰驚。不能舉動。徐有貞急忙
上前。自推石亨。一齊扶着。忽天色光明。星月交輝。眾人呼
噪。直入奉天殿。鳴鐘擊鼓。羣臣盡皆失色。其夜于謙尚宿
於朝房。與眾文武約定。次日祈遂前議。不意徐有貞。石亨

等希圖迎復之功。竟將廢理之事。以爲僥倖之圖。于謙見衆人之變。自知不免。然神色不變。徐整朝衣入班。行禮。早聞得殿上傳旨。拿王文于謙。范廣并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此皆徐有貞捏造。其有謀迎立外藩之故也。後二日。景帝駕崩。遂改八年爲天順元年。命徐有貞入閣辦事。石亨封忠國公。餘並陞賞。徐有貞又唆給事王鎮上疏劾奏王文于謙。要坐以謀反之律。凌遲處死。嚴加拷掠。必要招承迎立外藩之事。王文道。若要迎立外藩。必要金牌符勅。見存禁中。不奏知皇太后。誰敢竊取而行。石亨等道。雖無顯迹。其意則有。王文道。若以意欲二字誣陷文等。實不甘心。瑣瑣辨之。不已。于謙道。汝辨之何益。石亨等意已如此。彼蓋欲踵秦檜莫須有之故習也。辨亦死。不辯亦死。忠臣豈恤死哉。次日石亨促成迎立外藩。謀危祖稷之獄。天順看了。尚猶豫不忍道。于謙曾有大功。徐有貞石亨二人。忤上前道。臣等出萬死一生。迎復陛下。若不置于謙等于死地。則今日之舉爲無名。上意遂決。十二日早。獄中取出王文于謙。范廣王誠等于西市受刑。王文猶稱冤不伏口。于謙笑道。我與汝不必辯。日後自有公論。遂口吟辭世詩一首。

成之與敗久相依

豈肯容人辯是非

奸黨只知讒得計

忠臣却視死如歸

先天預定皆由數

突地加來盡是機

忍過一時三刻苦

芳名包管古今稀

吟畢卽引頸受刑。完了他忠臣不怕死一句。時年六十五。是日陰霾四塞。日月無光。都人莫不垂淚。于公受害。太皇太后都不知道。既死方知。後上進宮來朝。太皇太后方差歎道。于謙會有大功于我國家。爲何就令至此。皇帝蒙塵時。若無于謙。國家不知何如此。皆奸人誤皇帝也。況迎立外藩。並無此事。因而慘然。上亦爲之動容。然悔無及矣。石亨曾薦陳汝言爲兵部尚書。不上。半年。驥私狼藉。抄沒財

物於大內。庶下者。大怒道。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財。汝還未幾。何財帛之多如此。石亨惟俯首默默。由是上益知于謙之冤。而惡石亨等矣。也先聞知于謙被殺。料中國無人乘機殺進人。人驚慌。京城大震。恭順侯吳瑾在側道。于謙若在。安得有寇至此。上亦再三歎息。後徐石二人爭權。徐有貞。雲南備充軍。石亨謀反事露。石彪斬首石亨。賜白羅勒。死于冕。初發遼東衛充軍。至是赦歸。始終棺回杭。葬于西湖之三台。直至成化卽位。于冕上疏。訟父相冤。証上甚詳。卽因復其官爵。遣行人馬璇。賜于謙祭物祭文。其論石亨罪以多。黨之器。經濟之才。歷事先朝。

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深全盛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羅針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云弘治元年。有詔道少保子謙。有祖稷功。可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又立祠墓。所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萬曆年間。浙江巡撫傅孟春。偶有事宿於子墳。感夢于公。因上疏言。所謚肅愍未合。謚曰忠肅。自是之後。祈夢于祠下者。絡繹不絕。祠側遂造祈兆所。徹夜燈燭。如同白晝。誠心拜禱。其夢無不顯應。吾所謂正人之氣。若鬱鬱不散。又能隱隱躍躍。而發爲千古徵兆者。此也。以此知西子湖靈秀之氣。中有正氣爲之主宰。故爲天下仰慕不已。并

附于祠祈夢顯應事跡

張元洲名翰。未第時。祈夢于祠下。夢公虛左。席以待。少頃。命吏持大書一部。與之。張辭出。至而道。上忽見一杖自天而降。遂覺。其年連捷。後累官至吏部尚書。年八旬。朝廷存問。賜杖。始悟夢吏持書一部者。官至吏部尚書也。從天降杖者。賜杖之驗也。

姚行人未第時。祈兆于墳。夢公曰。汝是當今第七個惡人。令左右剝去其心。姚驚覺。思曰。此非吉兆。想吾心不誠。故也。遂齋戒三日。再求一夢。以定前程。是夜復夢公曰。汝這第七個惡人。又來了。急令人再剝去其心。姚復驚醒。自思

西河傳言
平日毫無罪過。何得有此惡夢。乃歎曰。吾非但功名不成。他日必得心疾而亡。其年鄉試中七名。亞魁會試又中第七。始次二次惡字去心。乃亞字也。其隱微若此。

陸叅政未達時。祈夢。夢公曰。汝來大叅我也。陸訴以求問功名之事。公曰。汝到頭萬事總成空耳。既覺。心中不樂。後登科甲官。至叅政。致事歸。乃語人曰。吾鄉場遇空字三號。得中會場。又遇空字七號中。今官叅政。豈非神驗乎。

有一秀士陳之俊。因問前程。往求神夢。公曰。汝之前程。問張天官。即知。遂往拜張宦。述于公。托夢之言。求張先生說句好讖。張天官云。兄之前程。大學生便了。余屢試不中。援

例北雍。後以積分監貢。作江西令。始悟大學生由監生出身也。

黃秀才因鄉試祈夢。夢公云。取汝者乃狀元也。其年典試官果狀元孫繼舉。私心甚喜。親友知者無不預賀。及放榜不中。黃心悒悒。思夢不靈。下科乃李會元典試。黃竟以爲無望。誰知中式本房乃翁青陽也。青陽時就教職。聘同考。明年竟殿鼎甲。黃始悟公狀元取中之驗。聞之于翁。皆欽神異。

鄭長史號梅菴。爲科舉祈夢。夢公曰。汝來正好。吾一部通鑑與汝掌管。覺來思之。合科後場題目必出通鑑。遂留心

通鑑及入試。三三場皆非鑑題。雖中式。鄭亦不知何因。屢上禮闈不第。只得就職。後陞王厝長史。回籍。始明掌通鑑者。長史之驗也。

楊鹽臺未第時。寓西湖祈夢祠下。夢公令人導引而進。敘語久之。臨別曰。與子後日鹽臺再會。及登第後。至癸丑年。欽差浙江巡鹽。一到。卽往謁祠。致祭滿任。時捐資修整祠宇。并廡廊之下。皆立房榻。使人祈臥。

李旻因夢親堪輿許以應子必貴。復語李曰。近聞于墳祈夢甚驗。何不爲令郎一祈。因夢一人。遞與一管長大戲子。又用黃縑一條繫其腰。及覺。以所夢告堪輿曰。我半世營生。望子成名。不料于公與我戲子。明示我子亦生理人也。堪輿許出賀喜道。神賜你長大戲子。黃縑繫腰者。是等兒子長大後。腰繫黃金帶也。後李子揚大魁天下。父果受封金帶。夢與風水俱驗。

陳曲水爲子功名祈夢。夢多人在曠野中種荆棘。惟曲水子獨將一桂樹連根種下。頃刻桂樹長大。其子卽攀援至頂。曲水恐子跌下。乃大叫一聲而醒。是年其子登科。主考乃桂檢討也。方悟夢種桂者。應大座師也。躍樹之頂者。取中提拔之驗也。

吳舉人木中時祈夢。夢見一異怪。身長丈餘。多目多手。吳

見之驚怖。不敢仰視。忽聞公大喝曰。無恐。此乃汝發軔之具也。遂驚覺。明年中榜。方悟夢怪。多目多手者。場題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驗也。

俞彥白進士未第時。夢八人皆戴冠盛服。內有一女人亦鳳冠。佩服見公。公迎迓甚敬。因攜俞袖。與九人並立。既覺。莫解其意。次年鄉場題乃唐虞之際。至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遂中第十名。方悟八人中一女。應場題也。復拉立九人。後是中第十名之驗也。

舉人郎明槐三試禮闈不第。往祈一夢。夢一人指郎曰。論汝是當今第一人。覺來甚喜。此番必定是元了。及會試中式。非元殿試。又是三甲。夢竟不驗。過數日。同門拉謝房師。薛公談及文字。皆有贊美之辭。獨後謂郎曰。賢界之論在當今。可為第一。始信神兆之靈。

王秀才年至四旬。不得觀場。齋戒祈夢。夢一人持畫一軸。與之曰。要知前程。須觀此老翁。王展看時。是半截姜太公。圖醒來自思曰。吾功名無望了。若到太公之年。必須八十。悒悒不樂。明年竟中式。因與同年孫友言及前夢。孫笑曰。此正應年兄。今年該中。太公八十始遇。兄夢半截身子。豈非四十乎。

周進士未第時。祈夢。夢一見長大人。張弓對周面連射二

箭覺來不解。次年會試。心張江陵主試。中周後。又薦入翰
林。往謝江陵。問及恭喜。曾有佳兆否。周告以于墳祈夢事。
正應。老師貴姓。二次薦拔之意。江陵鼓掌歎曰。于公二百
年之靈爽。尚昭昭也。

周徐二儒。上同往祈夢。夢老者領一小子。過岳祠前。小子
買一方泥人兒。雙手遞與老者。周徐二人見這方人兒。精
奇。取過一看。被老者將二人劈面一掌。奪之。二人驚醒。所
夢皆同。不知何應。其年李宗師考題。是子貢方人。皆首取
入泮。方人應題。劈面掌應。批首。

陳儒士年三十未進。祈夢。夢走出神祠。見一刀在地。拾起
視之者三。覺來不解。其年道考題。是力不足者。取第三名
入泮。方悟刀字乃力之不足者。正應考題。

鄒卸山素有膂力。原學。頗銀。無大出。息有友勸其習武。因
往祈夢。夢見一人付管筭一把。又曰。汝既有力。此間一石
白。若尋得出。外方顯汝管得兵馬。卸卸撥出。而甦。與友言
別。遂往邊投兵。恰值表舅在彼。為參將。因卸斬獲有功。叙
題。把總。不三年。得陞都司。始知與管筭一把者。官為把總
也。有力。撥石白者。得舅力也。

徐江山。山四十無子。祈夢。夢見觀音從空而降。呼徐曰。我知
汝無兒。特來賜汝。隨摘手中數珠一顆。與之。徐雙手喜接。

而甦。次年妾果生一子。尊稱不育。每歎夢兆不靈。老來終于無子。親友勸其承繼。遂立長房。次子恰好名珠。方省夢中賜珠之驗。

潘吳興家富無子。祈夢。夢神曰。汝當去面上之痣。留項上之痣。卽有子也。覺來自思。面與項並無一痣。神何教我。去一痣。一累日不解。聞有一友善解。啞謎。因告以神夢。其人思想半晌。荅曰。兄面上可有至親名與表號帶智志字者。你可遠他。或有姓項者。你當親近他。庶幾有子。潘頓省曰。是了我小妾叫智女。久而不孕。分明神令我去之。隨喚媒遣嫁。恰好媒人姓項。潘因問項。媒有女否。項曰。有二女。遂

以百金聘其長女。娶後果生一子。深謝友之妙解。并攜子拜謝神靈。

侯岐山中年無子。祈夢。夢一人領侯到一大川上。令其週迴耕種。甚是勞力。覺來同宿者問曰。兄夜間叫乞力何也。遂告以夢。皆不解。次年生子。親友往賀。侯歎曰。此子大來是個辛苦耕夫。因告以神夢。一庠友解曰。不然。你竭力耕田者。用力田下。分明是生男也。

朱靜菴爲求子。祈兆。夢一人提朱到東方。忽一人霹靂。隨又兩小霹靂。大驚而甦。路過孫友。告以夢兆之凶。孫笑曰。恭喜。據夢當得三子。朱曰。何故。孫荅道。提兄到東方震地。

震為雷為長男連打一大兩小霹靂應妻生一子妾生二子後果驗

陸玄明之嗣祈夢夢一人曰你今好了覺來甚喜次年妻身果然有孕懷至十二個月不產心中惶惶復往求夢夢一人道望後二日當產陸煩人解解者曰望後二日乃十七也候至十七不產直至下月初二方產又是一女始悟好字是女子望後是月望後初二也

謝承源家頗富夢水長壽夢一人道明日汝見張孔目則知其數矣路遇張外郎亦在山中歸謝問兒從何來張云荒蕪種樹來謝曰種樹幾何張曰五十三株後謝壽果至

五十三終

潘養元于祠祈夢夢一卒持一鶴啄潘而醒求解于人解者曰兄壽止六十潘曰何故荅曰鶴者壽算也一卒持與卒字內加人字乃六十也後果週甲而終

姚外郎祈夢夢神先命千里眼為姚引導後令順風耳隨覺來不解至五十選二尹六十病危偶與一友言及前夢友曰兄壽恐止此矣千里眼引導應兄選二尹離家千里也順風耳隨行者論語云六十而耳順兄今六十恐應數耳不兩月果卒

江吏典少以聰敏自負祈夢夢縣考府考以至道考出見

一吏送之曰。此路不通。在別路。是汝前程也。甦來大喜。以爲必進學了。誰知府縣常取。到道考便無名。一日與高友言及夢之不驗。高友曰。何爲不驗。于公明示。你府縣道是三考吏別路。是汝前程。教兄走異路功名也。江點首大悟。卽納吏考滿選官。

傅養心京回所夢。夢一猴猴將銅錢數萬。纏于傅腰。又將一鶴與騎。傅腰重不能跨。鶴被跌而醒。因與人言夢。皆稱大富之兆。後孫織造來杭。傅爲堂長。家私巨萬。始悟猴猴卽織造姓也。

王芝何若誠二人。因家貧無聊。同往祈夢。夢神令左右將玉打三十。王哀告免責。喝令起。何夢神與一塊大土。復命稱之重六十斤。二人覺來各言所夢。何獨不樂。後何掌干金玉亦漸富。一日李友欲往祈夢。王何沮曰。祈他有何用。二人各言所夢。李想了一會道。王兄打三十。放起者必至三十歲起家。何兄與上一塊書云。有土此有財。今兄有千斤。千斤豈不重六十斤乎。方服神靈。

趙大爲富不仁。同二友祈夢。夢一客背負珍珠寶貝。情願對分。分畢而甦。二友聞夢。賀曰。寶貝乃貴重之物。兄不但富而且貴。佳兆。後來趙漸貧困。不能度日。徧路遇二友。若不相認。趙怒與二人爭。衆皆勸問。趙曰。我富時二人不知。

我多小財物。同往祈夢。許我日後貴顯。今日我貧便不禮。我衆問向得何夢。趙以夢告。內一人笑解曰。那人分貝與兄。明示兄貧也。二人當日賀兄。不過奉承富。今日薄兄。不。是棄嫌貧。世態炎涼。從來如此。何必爭鬪。衆聞言。一哄而散。

一小家子日漸富饒。思欲圖一官。以光門戶。求夢。夢到廊下。見一大蜘蛛網。兜着一頂紗帽。其人將頭一湊。戴上。出門。見一人將網挑。醃魚一担。其人曰。我與你挑何如。答曰。你戴了紗帽。不。好。挑。你持回轉。就好。醒來。知紗帽不好。分。節。援一吏加網進京。將及選官。忽然患病甚危。相識勸他。

回家。他道神夢許我做官。如何因病便回。一友解曰。先。夢。網內盛醃魚。醃魚蒸也。乃妄想二字。又道你戴紗帽不好。回轉就好。明教你莫妄想紗帽的意思。其人方悟。回家病果愈。

羅姓人求一終身夢。夢神喚羅名。令伸手來。用筆書止此二字于掌。甦來悲泣不已。同夢人問曰。何夢悲切。羅言神教我伸手。乃討飯之兆。皆慰之曰。夢是反的。未必如此。應也。後因寫得好字。以書手成家。

沈嵩山好馳馬射箭。欲習武。求夢。夢神曰。汝能騎馬。令牽馬與沈。在丹墀上往來六次。喝令止。曰。終身事在此。甦來。

西海有言
自喜必由武科發達。及三試武科不中。家甚貧窘。遂投花柳場中。與妓女作牽頭度日。偶與邵姓友言。夢幻無憑。邵大笑曰。此夢字字皆驗。神令兄騎馬六次者。應兄往來。幫閑做牽頭也。牽頭別號馬潑六。沈聞之。悚然。

吳杜二友因婚姻所夢。吳夢傍人將一圭笏與之。杜夢天降嫦娥與食。醒來各述所夢。杜心甚悅。而吳不悅。後吳娶妻美而勤。家日豐裕。杜娶妻陋而且長。懶惰好吃。家日窘迫。常時三餐不給。杜一日過吳。見其妻美而勤。嗟歎不已。適吳之妻兄在坐。問及嗟歎之由。杜告以夢之不靈。吳之舅笑曰。兄勿怪。弟即解之。天賜嫦娥與食。婦字乃女之平。

常者。娥字去女合食。乃餓字。想兄娶尊嫂之後。或有缺乏處也。定不得杜聞之。悚然。復問令親得圭。何應。答曰。傍人與圭者。圭傍立人。乃佳字也。非得佳偶。而何。二人歎服。後劉子誠織機為業。有五口不能自給。泣告于神。曰。小人窮民。不求富貴。但願五口不致餓死。乞賜一夢。夢公大聲曰。吾乃上天命司。士大夫祿籍之神。叵耐無知小民。往往以瑣屑細事。求吾之兆。不與。幸他來意虔誠。與之不勝其瀆。今觀汝心甚虔。卽以一元寶與之。曰。此足汝用矣。劉魁拜謝而歸。至中途。偶見宋機戶正來尋他織機。自在宋家三載。得有工銀五十兩。後亦開一機。五口足食。始悟神賜元

寶之靈也。以上略舉所見所聞。數則以表于公。神異千載
如生。

